

儿时最踏实,哥哥牵着我的手。成年了有事还要问哥哥,这样才踏实。今天,哥哥退休了,猛然意识到,哥哥老了,我也老了,儿时竟然成了永远的记忆,竟然那么久远……

爸妈年轻时忙于工作,大哥在爷爷家,二哥在姥姥家,我最幸运,一直在爸妈身边。妈妈家全村姓高,外姓总让人奇怪,二哥就有了“高宁”这个名字。二哥小学是在姥姥家读,那是一座四边漏风的岳王庙,而且要自带桌椅,初中回爸妈身边读书不能再随母姓,就在“高宁”前面加一“宁”,就有了“宁高宁”这个名字。

儿时最开心的是暑假与哥哥一起去看姥姥。姥姥家在高青县,离我们居住的滨州市大概100里。那时交通不便,一放假就回妈妈要三块钱,车票哥哥两块我一块,天不亮就去车站,买票、候车、上车,

又见陀螺

曹伟明

小区广场上,有一老一小祖孙俩在忘情地打着陀螺。老者挥舞着手臂,童心未泯地举着绳鞭,用心用力地舞动抽打着,陀螺像上了发条那般,转得欢快,发出清脆的声响。而他的孙子,则玩着现代的电子陀螺,手控着操作盘,让陀螺像舞蹈家那般舞动起身子,跳起了欢乐的节奏。这五光十色的陀螺,据说是当下市面上时兴的玩具。

眼前的这一幕,让我想起了自己快乐的童年,那时的儿童没有啥玩具,打陀螺成了我的最爱。伴随我的陀螺,是我自己寻找那没有结子、圆润的水曲柳树枝,截一段去皮,用小刀削成上天下小的锥形,把钢珠嵌入尖端后制成的。据有经验的老人说,优质的陀螺,一般应是木质细腻、坚韧耐用,平头、矮脚的。如此这般才能旋转轻快、抗打击性强。我还用彩色粉笔,把陀螺涂上颜色,让它转起来五彩缤纷。随着我手中鞭子不停地抽打,小小的陀螺会在嗡嗡作响中,转出别有风采的乾坤。我抽打得越狠,它旋转得越快,所以,江南人称之为“抽贱骨头”。

陀螺活动,主要有体育比赛和技巧展示两种方式,我和小伙伴们往往会进行打陀螺竞赛。童年时,小伙伴们打陀螺的花样丰富多彩,充满着智慧。套圈、定点、过桥、叠罗汉、翻山越岭、互相对撞等等。有时一人要左右开弓,同时打几个陀螺,一旦顾及不周,有一只陀螺停止转动,便算输了。

后来,我从事文化工作,与历史考古结缘,在江南古文化遗址中,发现了陶制、木制、石制的各式出土陀螺,实证了打陀螺起源于我们先民早期江河湖海边的狩猎活动。当初的人们为练就狩猎的本领,往往用石头和短棍,在一定距离内击打标靶,在击打过程中,有些标靶被打中后,会产生旋转,由此受到启迪,创造性地研制出了陀螺。智慧的先民,让狩猎活动和娱乐生活相辅相成,让疲惫的心灵,得到了愉悦。

童年的我,通过打陀螺,明白了人生的哲理:面对外力的作用,陀螺才会旋转,无论是正力,还是反力,它都会不停地旋转,有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的顺流盘旋,也有“长风破浪会有时”的逆流而行。想当年,周瑜便像顺风顺水的陀螺,借东风火烧曹营八百里,赢得了著名的赤壁之战。司马迁发愤著书,创作了不朽的巨著《史记》。而苏东坡可谓是愈挫愈勇的陀螺,无论顺逆,他都能拿得起放得下,旋转自如,将一身才华尽情展示,把人生境界创造到极致。我童年时的玩耍,让无数陀螺在我的鞭挞下,产生了一股股富有激情的定力,形成向上飞舞的内驱力。伴随着陀螺的飞转,我周身的热血沸腾,期望自己的人生,也能转出一个飞舞而又灿烂的世界。

“小小陀螺一条腿,鞭绳一抽跳芭蕾。一圈一圈舞姿美,人生路上笑声醉”。祖孙俩的吟唱,让我的思绪回到了现实。

流传了五千年的陀螺,它的梦想是旋转。人们打陀螺,在于期盼福来运转,转出人生的好运,然而,一切的成功都需要耐心和毅力。因为,天上不会无缘无故地掉馅饼。人生的陀螺,让有些人东奔西走忙碌不停,埋头转向,白忙一场。而有些人,转转停停,踱着方步,迈着快步,虽充满着艰辛,也顺应着变数,却是与快乐、幸福相伴。

芸芸众生,人的命运如无形的陀螺,转转停停,紧紧慢慢,抽打时应该有轻有重,有张有弛,顺应天道,回归自然,追求天时地利与人和,气定神闲,忙而有序的人生智慧。我看着这祖孙俩的陀螺游戏会心地笑了。



哥哥牵着我的手

宁光

是直接浸盐水,因此蛋不是很咸,但蛋黄的油特别多!姥姥给我和哥哥蒸的馒头不掺玉米面,特别好吃,把馒头一掰两半,鸭蛋夹于中,蛋黄的油会流出,滴在手上,我很自然地舔手,姥姥边用筷子伴打边

说“吃有吃相,站有站相”!馍夹咸蛋美味堪比现在的汉堡包!至今想起依旧垂涎欲滴。我能吃两个咸蛋,哥哥只能吃一个。到了姥姥家,哥哥有一大群小伙伴。捉迷藏,哥哥每次都带着我,我人小笨拙成为累赘,哥哥牵着我的手狂奔,还总是最早被捉到。同伴埋怨哥哥,可他下次还是带着我。我和哥哥总有争吵,哥哥属狗我属兔,一见我们争吵,姥姥就唠叨“狗兔犯相”。哥哥带我参加很多农活,为姥姥挣工分,因为姥姥老了,不能干农活了。上午,生产队长敲钟,大家在钟下集合,我随哥哥一起出工。哥哥年龄不大,我更小,老乡照顾我们,干点下手活。晚上到队里记工分,别人一天10分,哥哥只有5分,那时我就知道

什么是“半劳力”。有时,姥姥领我和哥哥去胡家店的供销社打酱油,买针线,我特别开心,因为姥姥会给我们买糖果吃。五颜六色的糖果放在一个斜口的玻璃瓶里,我眼巴巴地看着售货员伸进去抓糖果,可他总抖手,糖果无情地落回瓶子,每次只抓出几块糖。姥姥平分给我和哥哥,哥哥很快吃完,要我送他吃,姥姥哄我说,哥哥馋,你给他。

我喜欢打场,就是将麦子收割后在场院再脱穗、晒干。太阳落山,哥哥又牵着我的手带我回家,姥姥已在院门等着我们。吃晚饭,很多老乡陆续来到姥姥家,姥姥准备好烟叶和卷烟用的纸,老乡们自己卷烟抽、聊天,等着景陆姥爷来,他认字,为大家念古书。姥姥虽不认字,但喜欢读书人。于我,虽朦朦胧胧,却是最早接触的“读书会”,有三国,有水浒,也有《三侠五义》和《西游记》,我的古文底子也是那时打下的。景陆姥爷不来,读书人就换成哥哥——崇拜啊,他能代人读书!就在那时我心里也埋下了读书的种子。那时晚上点油灯,姥姥将油灯的灯线用针挑高,这样更亮,可哥哥还是要凑的更近才能看清



每醉心于赏荷画荷,年复一年,从无倦怠。是初逢时的喜悦,抑或是夙缘未了?细思喜欢荷花之美,缘起是童年时初见了一张荷花的黑白照片,白色的荷花随着岁月的流转已渐渐泛黄,由此呈现出一种如梦似幻的恍然,或也孕育了几时对朦胧美的遐思。

少年的我,常喜漫步浦东田野,盛夏的野河中盛开着无尽的荷花。拂去荷花照片的岁月尘封,对照眼前之荷,瞬间悟到童年时所神往的荷花,实为天下最美最净之花,没有之一!

确立以画荷为母题,那是见到宋人画册中吴炳的一张《出水芙蓉图》荷花团扇所引发的青年画梦。此图迥异于宋人其他画荷,唯美的一朵荷花,居中盛开。由此遥想起南宋的西湖,那个盛夏的清晨,吴炳漫步于曲院风荷,“见凌波叠翠”一时兴来持扇写生勾勒,回至画院,慢慢地上色渲染,一扇既成,惊艳四座。一向欣赏其才华的宋皇后见扇欢喜无尽,纤手执而拂暑,那是何等的美,又是何等的奢侈。每每凝视,这眼前一扇来自宋人的风雅,只有暗叹与倾慕。

与江南的一卷风雅不同,北京法海子跑步,我不情愿,哥哥就牵着我的手跑。后来,姥姥老了,妈妈接她到滨州与我们住一起,我们也很少回高旺庄了。哥哥留学美国,姥姥身体越来越差,没有等到哥哥回国,或许这是哥哥最大的遗憾。

我们也都长大了。哥哥插队、当兵、上大学,没人牵着我的手带我了。我大学没考上,到邹平县一中复课,心里满是挫折、失落。哥哥送我到学校,中午带我和我一位同样来自滨州市的同学爬到山顶,他买了三瓶啤酒一包熟肉一起吃。正是这份鼓励,我考上山东医科大学。其实,我一直猜想,这也许是在他华润时建立华润啤酒的初心始发。

大学毕业,大哥在美国,二哥在香港,爸妈盼我回家照顾,我回家乡但心不甘。哥哥回来探家,

又是他鼓励,我有了报考研究生的打算,大哥来信建议上海。两位哥哥牵着我的手又带我上路。现在,与哥哥聚少离多,但请教不断,疫情期间,我参加新闻发布会,提出抗疫“三字经”,就是与哥哥商量到深夜。虽年近六十,哥哥还是牵着我的手。哥哥退休了。牵着哥哥的手,再去一次外婆家,那该多好。

又是他鼓励,我有了报考研究生的打算,大哥来信建议上海。两位哥哥牵着我的手又带我上路。现在,与哥哥聚少离多,但请教不断,疫情期间,我参加新闻发布会,提出抗疫“三字经”,就是与哥哥商量到深夜。虽年近六十,哥哥还是牵着我的手。哥哥退休了。牵着哥哥的手,再去一次外婆家,那该多好。

寺的明代壁画,场景恢宏,端庄从容,用笔精湛,赋色更是我所向往的古艳厚重。“明代现存佛寺壁画,当推法海寺第一。”工笔人物大家潘絮兹先生作如是说。

某年冬季的清晨,寒冷刺骨。当法海寺厚重的红色山门开启,移步拜观,终于兴奋地寻觅到了那几朵梦寐以求的荷花。壁上浑然的包浆,早已分不清是香火所至,抑或是岁月风霜的浸润。多少年过去了,明人画工笔下的那几朵丰姿绰约的荷花,如一束辉光,一直温润着当下画人的我。

居家推门观荷,省却了寻访的劳顿,更可随时观察荷花朝暮间开合的变化。写生之时则每喜选一二荷花,专写数稿。这与外出写生时,总想采风尽收的心情不同。过去赏荷之趣多在去寻觅花形之态,现在则更注重绽放时的整个生命过程,并目睹其朝明夕晦兼及狂风急雨之间的诸多变化。少了外寻的好处是可凝神于写取眼前之景,而每朵荷花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生命力,则是一个采撷不尽的宝藏,所谓“一花一世界”,实非虚语!

书上的字,第二天鼻孔都会熏黑。我好奇,“读书会”结束,我也凑上去,未承想头发竟被烧到,丝丝作响,一股焦味,哥哥闻到焦味,大喝阻止,可我的头发已成斑秃,出门只好戴帽子。这或许是在姥姥家哥哥照顾我失误最大的一次。我那时虚胖,妈妈要求我每天跑步,哥哥每天早上叫我起床,围着村

子跑步,我不情愿,哥哥就牵着我的手跑。后来,姥姥老了,妈妈接她到滨州与我们住一起,我们也很少回高旺庄了。哥哥留学美国,姥姥身体越来越差,没有等到哥哥回国,或许这是哥哥最大的遗憾。

我们也都长大了。哥哥插队、当兵、上大学,没人牵着我的手带我了。我大学没考上,到邹平县一中复课,心里满是挫折、失落。哥哥送我到学校,中午带我和我一位同样来自滨州市的同学爬到山顶,他买了三瓶啤酒一包熟肉一起吃。正是这份鼓励,我考上山东医科大学。其实,我一直猜想,这也许是在他华润时建立华润啤酒的初心始发。

大学毕业,大哥在美国,二哥在香港,爸妈盼我回家照顾,我回家乡但心不甘。哥哥回来探家,

又是他鼓励,我有了报考研究生的打算,大哥来信建议上海。两位哥哥牵着我的手又带我上路。现在,与哥哥聚少离多,但请教不断,疫情期间,我参加新闻发布会,提出抗疫“三字经”,就是与哥哥商量到深夜。虽年近六十,哥哥还是牵着我的手。哥哥退休了。牵着哥哥的手,再去一次外婆家,那该多好。

又是他鼓励,我有了报考研究生的打算,大哥来信建议上海。两位哥哥牵着我的手又带我上路。现在,与哥哥聚少离多,但请教不断,疫情期间,我参加新闻发布会,提出抗疫“三字经”,就是与哥哥商量到深夜。虽年近六十,哥哥还是牵着我的手。哥哥退休了。牵着哥哥的手,再去一次外婆家,那该多好。

又是他鼓励,我有了报考研究生的打算,大哥来信建议上海。两位哥哥牵着我的手又带我上路。现在,与哥哥聚少离多,但请教不断,疫情期间,我参加新闻发布会,提出抗疫“三字经”,就是与哥哥商量到深夜。虽年近六十,哥哥还是牵着我的手。哥哥退休了。牵着哥哥的手,再去一次外婆家,那该多好。

又是他鼓励,我有了报考研究生的打算,大哥来信建议上海。两位哥哥牵着我的手又带我上路。现在,与哥哥聚少离多,但请教不断,疫情期间,我参加新闻发布会,提出抗疫“三字经”,就是与哥哥商量到深夜。虽年近六十,哥哥还是牵着我的手。哥哥退休了。牵着哥哥的手,再去一次外婆家,那该多好。

又是他鼓励,我有了报考研究生的打算,大哥来信建议上海。两位哥哥牵着我的手又带我上路。现在,与哥哥聚少离多,但请教不断,疫情期间,我参加新闻发布会,提出抗疫“三字经”,就是与哥哥商量到深夜。虽年近六十,哥哥还是牵着我的手。哥哥退休了。牵着哥哥的手,再去一次外婆家,那该多好。

又是他鼓励,我有了报考研究生的打算,大哥来信建议上海。两位哥哥牵着我的手又带我上路。现在,与哥哥聚少离多,但请教不断,疫情期间,我参加新闻发布会,提出抗疫“三字经”,就是与哥哥商量到深夜。虽年近六十,哥哥还是牵着我的手。哥哥退休了。牵着哥哥的手,再去一次外婆家,那该多好。

又是他鼓励,我有了报考研究生的打算,大哥来信建议上海。两位哥哥牵着我的手又带我上路。现在,与哥哥聚少离多,但请教不断,疫情期间,我参加新闻发布会,提出抗疫“三字经”,就是与哥哥商量到深夜。虽年近六十,哥哥还是牵着我的手。哥哥退休了。牵着哥哥的手,再去一次外婆家,那该多好。

又是他鼓励,我有了报考研究生的打算,大哥来信建议上海。两位哥哥牵着我的手又带我上路。现在,与哥哥聚少离多,但请教不断,疫情期间,我参加新闻发布会,提出抗疫“三字经”,就是与哥哥商量到深夜。虽年近六十,哥哥还是牵着我的手。哥哥退休了。牵着哥哥的手,再去一次外婆家,那该多好。

又是他鼓励,我有了报考研究生的打算,大哥来信建议上海。两位哥哥牵着我的手又带我上路。现在,与哥哥聚少离多,但请教不断,疫情期间,我参加新闻发布会,提出抗疫“三字经”,就是与哥哥商量到深夜。虽年近六十,哥哥还是牵着我的手。哥哥退休了。牵着哥哥的手,再去一次外婆家,那该多好。

寻荷记

唐子农

寺的明代壁画,场景恢宏,端庄从容,用笔精湛,赋色更是我所向往的古艳厚重。“明代现存佛寺壁画,当推法海寺第一。”工笔人物大家潘絮兹先生作如是说。

某年冬季的清晨,寒冷刺骨。当法海寺厚重的红色山门开启,移步拜观,终于兴奋地寻觅到了那几朵梦寐以求的荷花。壁上浑然的包浆,早已分不清是香火所至,抑或是岁月风霜的浸润。多少年过去了,明人画工笔下的那几朵丰姿绰约的荷花,如一束辉光,一直温润着当下画人的我。

居家推门观荷,省却了寻访的劳顿,更可随时观察荷花朝暮间开合的变化。写生之时则每喜选一二荷花,专写数稿。这与外出写生时,总想采风尽收的心情不同。过去赏荷之趣多在去寻觅花形之态,现在则更注重绽放时的整个生命过程,并目睹其朝明夕晦兼及狂风急雨之间的诸多变化。少了外寻的好处是可凝神于写取眼前之景,而每朵荷花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生命力,则是一个采撷不尽的宝藏,所谓“一花一世界”,实非虚语!

书上的字,第二天鼻孔都会熏黑。我好奇,“读书会”结束,我也凑上去,未承想头发竟被烧到,丝丝作响,一股焦味,哥哥闻到焦味,大喝阻止,可我的头发已成斑秃,出门只好戴帽子。这或许是在姥姥家哥哥照顾我失误最大的一次。我那时虚胖,妈妈要求我每天跑步,哥哥每天早上叫我起床,围着村

子跑步,我不情愿,哥哥就牵着我的手跑。后来,姥姥老了,妈妈接她到滨州与我们住一起,我们也很少回高旺庄了。哥哥留学美国,姥姥身体越来越差,没有等到哥哥回国,或许这是哥哥最大的遗憾。

我们也都长大了。哥哥插队、当兵、上大学,没人牵着我的手带我了。我大学没考上,到邹平县一中复课,心里满是挫折、失落。哥哥送我到学校,中午带我和我一位同样来自滨州市的同学爬到山顶,他买了三瓶啤酒一包熟肉一起吃。正是这份鼓励,我考上山东医科大学。其实,我一直猜想,这也许是在他华润时建立华润啤酒的初心始发。

大学毕业,大哥在美国,二哥在香港,爸妈盼我回家照顾,我回家乡但心不甘。哥哥回来探家,

又是他鼓励,我有了报考研究生的打算,大哥来信建议上海。两位哥哥牵着我的手又带我上路。现在,与哥哥聚少离多,但请教不断,疫情期间,我参加新闻发布会,提出抗疫“三字经”,就是与哥哥商量到深夜。虽年近六十,哥哥还是牵着我的手。哥哥退休了。牵着哥哥的手,再去一次外婆家,那该多好。

又是他鼓励,我有了报考研究生的打算,大哥来信建议上海。两位哥哥牵着我的手又带我上路。现在,与哥哥聚少离多,但请教不断,疫情期间,我参加新闻发布会,提出抗疫“三字经”,就是与哥哥商量到深夜。虽年近六十,哥哥还是牵着我的手。哥哥退休了。牵着哥哥的手,再去一次外婆家,那该多好。



渔歌

(水彩画)

王可大

到新疆昌吉州木垒县菜籽沟村的木垒书院访刘亮程老师时,见到了月亮——一只黑色牧羊犬,额头、鼻子、嘴巴连着胸前的毛是白色的,四只脚爪是白色的,一只老狗,无精打采,卧在竹篱下。

“来,给我和月亮拍张照片。”作家虽然这么说。咔嚓咔嚓……

“我也拍。”我说。

正写这些文字,我才认真看那天的照片:黄色的小小菊花在头顶的竹篱上挤挤挨挨,黑色的狗卧在热乎乎的青砖上,我摆拍着——单腿蹲在旁边看着月亮,月亮也看着我,坦白地说,我并没有用心参与对视,只是为了拍照片嘛,这毕竟是亮程老师《月亮在叫》中的“月亮”。“再来一张。”我继续摆拍,扭头看前面镜头微笑。嘿,月亮,让你当风景了。

说真的,“月亮”一点也不像《月亮在叫》中那个叫破天的“月亮”,亮程老师文中写到:“又一个夜晚,我听见它吠叫着往山坡上跑,一声紧接一声的狗吠在爬坡,待它上到坡顶,吠叫已经悬在我的头顶,我仰躺在床上,听见它的叫声在半空里,如果星星上住着人,也会被它叫醒。”

我没有看到月亮的一丁点锋芒,《月亮在叫》中是它的青春年代,还是因为它见得多了呢?今天再看照片,我和月亮的合影中,我看着镜头微微笑时,月亮看着很远的地方,像看懂什么似的——我却不懂的深远的宁静和忧伤。

晚饭后,来木垒书院的志愿者在西山顶上安排了月光诗会,亮程老师是个有趣的人,他说:“带上酒带上诗,去西山!”

西山,算是木垒书院的“西墙”,我们爬上西山,半个月亮爬上西山,点上蜡烛,用衣服挡着风,烛火微颤,四周就更黑了。音乐呢?风声,还不够,山坡麦田的拖拉机正在犁地,“突突突”地,有了这样的“突突”声,读什么、怎样读就都不“突然”了。

西山上的月亮,西山下的月亮

贾为

诗会开始了。亮程老师先读“明月出天山……”敦哥举着蜡烛,对着那若虚的烛火诵念:“江畔何人初见月,江月何年初照人。”

风,若虚,诗,若虚,四周茫茫的黑夜亦若虚。虽然姐姐唱段京剧的西皮流水: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!……明明如月,何日可掇?”

云芳读亮程老师作品中的文字:“我看到时光对人对事物的耐心等候……”心盈读:“我看不见已经过去的青年,我看不见正在经历的中青年……”

宝宏念他自己写的:“故乡的云不再流浪……”

还有的朋友唱:“我的情也真,我的爱也真,月亮代表我的心。”

我唱:“在那东山山顶上,升起白白的月亮。”哈哈,这是我的保留曲目嘛。

还有还有……人人自在。木垒书院繁盛的夏天,好像有什么从头顶冒出什么似的,恣意地生、痛快地长,长到西山上的月亮去了。

西山下的月亮呢?凭这群人“突突突”地折腾。我没有看到月亮的一丁点锋芒,没有听到它的一声吠叫。

第二天一早,我和虽然姐姐爬上西山看日出。又遇到了月亮。

虽然姐姐穿着盛开百合花黄色的旗袍,走在黄色的收割过的麦田,身旁走着月亮,他们像多年的老友。她跟着月亮翻过一个山头,又翻过一个山头……我没去,我家伙又去拍照了,毕竟杨老师拍照手艺一流。

虽然说:“我跟着月亮来到一户人家的门口。月亮是去看它的朋友了,里面的狗,大概知道月亮来了,叫了几声,门关着,没有出来。月亮听了一会儿,就掉转头回来了。”

我没去,有更多想象,月亮就那么慢悠悠地走回到西山下的木垒书院,就这样“看望”下,没有一声吠叫。世事,光阴。西山下的月亮,还真像西山上的月亮。

距离产生美,月是故乡明,饼是故乡甜。

月有阴晴圆缺 责编:郭影



六十初度咏怀

陈铭华
恬淡安然半白头,平生指点抱深羞。丹青笔下饶佳趣,烟雨湖中泛小舟。檀板清吟无俗志,新梅作伴忘闲愁。从兹身世林泉好,老去情怀物外游。